

高等教育学学科辨析

——学科标准的视角

方泽强

我国高等教育学在上世纪80年代形成学科外在建制迄今已有20多年了，但是，关于高等教育学在学科内在学理上究竟是否一门学科的争论悬而未决，这直接影响到高等教育研究的未来方向。因为在我国已成为高等教育研究大国的背景下，高等教育研究的未来发展究竟何去何从？是按学科路径发展，还是按非学科路径发展？这些都是亟需回答的问题。鉴于此，本文首先从学科标准视角探讨高等教育研究在学科内在学理上是否一门学科，其次探讨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走向。

一、传统学科标准与高等教育学

什么是学科？《辞海》的解释是：学术的分类，即一定科学领域或一科学的分类或教学的科目。^[1]换言之，学科是科学内某个领域的知识和理论体系。那么传统学科成立的标准是什么？有研究者提出学科标准包含五项内容：一是特有的学科定义和研究对象；二是本学科的科学研究方法，即本学科独特的研究方法；三是精心营建的理论体系；四是学科创始人和代表作；五是时代的必然产物。^[2]有研究者则提出该标准应包括七个方面：学科的材料域，即一组研究对象；学科题材，即从某一材料域划分出来的可观察现象；学科的方法，学科有自己的方法就保证了学科的独立性；学科的理论一体化水平；学科的分析工具；学科在实验领域中的应用；学科的历史偶然性。^[3]上述学科标准都包含一致的方面有：明确的研究对象；独特的研究方法；成熟的理论体系。此三方面被认为是学科标准的核心指标，而其他方面则是核心指标的补充和延伸。瞿葆奎先生认为“只要是一门学科，其最根本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对象与方法。如果说有第三个方面，则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论体系。”^[4]高等教育学是以研究高等教育现象，探索高等教育规律为研究对象；该学科代表性人物有潘懋元、薛天祥等一批学者；学科代表作有《高等教育学》（1984版）等专著。高等教育学显然符合学科标准的多个指标，但是，有研究者认为高等教育学在独特的研究方法和成熟的理论体系的核心指标方面没有达标，因此它不是一门学科。事实上，关于独特的研究方法和成熟的理论体系两方面正是20多年来“高等教育学是否一门学科”争

论的聚焦领域。

在研究方法方面,研究者分为两派:一派称为无独特研究方法论者,代表人物有胡建华、^[5] 龚放等。他们认为,高等教育研究采用的方法都是来源于某些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以及某些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因此它本身没有专属的、独特的研究方法。田虎伟提出,高等教育研究的理想方法是混合方法,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支持高等教育学无特殊研究方法论的观点。^[6] 另一派称为有独特方法论者,代表人物有潘懋元、^[7] 王建华^[8] 等。他们认为,高等教育研究的独特方法可能是多学科研究方法。但是有研究者以多学科研究方法不仅适用于高等教育研究而且适用其他学科的理由质疑多学科方法是高等教育学独特的研究方法的合理性。总体来说,学术界对高等教育研究是否有独特的研究方法的问题至今没有达成统一认识。

在理论体系方面,研究者对高等教育理论的探索逐渐深入、全面,体现在提出了教育基本规律、高等教育市场化理论等方面,但是,正如潘懋元先生指出,高等教育学目前尚未能形成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9] 构建完整的高等教育科学理论体系除了要求形成成熟科学的理论外,还要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构建方法。当前,高等教育研究要进一步完善理论,提高理论科学性,为此,一是坚持论从史出,要通过历史和逻辑统一的原则提升理论品质;二是从实践出发,通过实践检验促进理论进一步发展完善;三是加强比较借鉴,通过借鉴国外高等教育理论成果来丰富本土化理论的内涵。这里重点谈理论体系建构方法,因为该问题是研究者在高等教育理论建构方面争执的焦点。当前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建构方法主要有问题系统论、范畴水平论、逻辑起点论、宏观中观微观论等,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是逻辑起点论。这源于黑格尔理论的深刻影响。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指出,首先,逻辑起点是一门科学或学科最简单、最普遍、最抽象的范畴;其次,逻辑起点揭示对象最本质的规定,蕴含着本学科体系发展过程中一切矛盾的胚芽;再次,逻辑起点体现历史与逻辑相统一。于是有研究者认为,以逻辑起点建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的方法是成熟的理论体系建构方法,因此高等教育研究必须寻找一个逻辑起点,继而层层推进才能构建结构紧凑和内聚力强的成熟理论体系。目前高等教育学逻辑起点论有“高深专门知识的教学活动论”^[10] “知识论”^[11] 等,但是研究者对此难以形成一致认同。

综上所述,从传统学科标准看,关于高等教育学是一门学科的结论略显乏力。因此笔者认为,为了让学术界承认高等教育学的合法学科地位,要么是继续坚持传统学科标准——即一门学科必须满足明确的研究对象、独特的研究方法和成熟的理论体系三方面的条件,且偏好逻辑起点的理论体系建构方法,如此就必须继续探索一致认同的独特的研究方法以及构建以某逻辑起点为基点的成熟的理论体系;要么是尝试从现代科学和学科发展的角度来反思和探索传统学科标准的适切性和合理性,在此基础上再来判断高等教育学是否一门学科。以下从科学与学科发展角度来探讨传统学科标准的适切性和合理性问题。

二、科学、学科发展与学科标准

科学实质上是一系列学科子集的集合，科学发展决定学科发展。科学发展经历了古代科学、近代科学和现代科学三种形态，而对应的学科发展也呈现出前学科、近代学科和现代学科三种形态。古代科学是以自然哲学的面貌出现的，其范围包括天文、力学、地理等少数几门学科。确切地说，在古代科学框架下的各门学科都处于萌芽孕育状态，还不够成熟，属于前学科形态。从文艺复兴开始进入近代科学时代。首先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的是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随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也从哲学分化独立出来。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含人文科学）两个系统下的各门近代学科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独特的研究方法以及成熟的理论体系，因而各学科的研究边界比较明确，且对外融合开放程度也不高。20世纪以来进入现代科学时代，特别是50年代进入大科学时期，其重要特征就是学科的交叉融合趋势日益显现。在这种背景下，交叉学科、横断学科纷纷出现，既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自内部交叉形成的新学科，如物理化学，也有横跨自然和社会科学的学科，如社会物理学，同时，各种科学理论也纷纷涌现，如复杂性理论、非线性理论等。在现代科学形态下的各门学科边界日益变得模糊，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等相互融合渗透不断加强。由此可见，科学和学科发展进程突显两个显著特征：一是科学发展从统一走向分化又逐走向统一，学科交叉和融合紧密，学科边界日益模糊，学科间的理论和方法渗透日益明显；二是科学研究日益复杂，研究过程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非线性等因素日益受到重视。

事实上，学科成立标准需要研究方法这项指标，但无需讲究研究方法的独特性，独特的研究方法已不符合现代科学和学科发展需要。第一，在学科关系方面，现代学科的交叉现象促使各种理论和方法在不同学科内交流和互用，独特研究方法已走向式微甚至没落。以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为例，“在战后的初期，所有这三门学科都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采用了定量方法甚至数学模型。结果，它们各自切入问题的方法论的独特性似乎被削弱了。”^[12]事实上，以往被视为是自然科学的专属的、独特的定量方法被社会科学各学科广泛运用，而自然科学同样借鉴社会科学的诸如思辨等方法来探究事物的本质，各学科的研究方法不再具有独特性。第二，在研究对象方面，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决定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的必然性。在前学科和近代学科阶段，研究者采用某种方法研究某一对象就能得出符合人的认识水平的研究结果，此外，在当时的科学研究环境下，研究方法数量是有限的，这时每门学科的独特研究方法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例如实验法曾被视为化学的独特的研究方法。然而在现代科学背景下，研究者发现研究对象远远比人类想象的复杂得多，“这是一个更缺乏稳定性的世界，一个比过去想像的要复杂得多的世界，一个处于混沌状态的世界，它所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便是如何解释这种复杂性是怎样产生的。”^[13]独特的研究方法往往意味着单一的方法，从而只能是对研究对象的某一侧面进行研究，这不利于全面考察研究对象并

探索其复杂性。例如研究人的行为需要借助测量、统计、访谈等多种方法，否则研究结果可能就不全面。第三，在研究过程方面，“模糊-精确”认识路线决定必需采用多种研究方法而非独特的研究方法。可以想像，如果研究者要研究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那么他既要采用实证方法，也要使用思辨方法，因为多种方法的运用可以从不同角度研究两者的关系，使人的认识更加深入、全面。所以，研究者采用多种研究方法而非独特研究方法符合研究者的“模糊-精确”认识路线。

此外，如何看待逻辑起点的理论建构方法的问题？逻辑起点的理论建构方法在自然科学的生物学和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可以找到例证，如生物学以细胞（基因）作为逻辑起点来构建理论体系，经济学则以商品作为逻辑起点来构建理论。对于这些逻辑起点，研究者认同较为一致，因为它们符合黑格尔逻辑起点的特性。但是，逻辑起点理论建构方法并非适用于所有学科。政治学、法学等学科迄今依然难以找到认同一致的逻辑起点。政治学的逻辑起点是权力，还是权利，亦或是其他？法学的逻辑起点是权利还是义务，亦或是秩序还是正义？这些学科的逻辑起点都难以确定。然而，无逻辑起点或者逻辑起点无法确认并不导致政治学、法学等不能成为一门学科。类似地，作为高等教育学母学科的教育学在经历几百年的发展后依然难以找到学术界认同较一致的逻辑起点，教育学界至今仍然为“教学起点论”“文化活动起点论”“关系起点论”等逻辑起点论论战，但这并不影响教育学是一门学科的事实。对于教育学是否学科的问题，霍斯金甚至认为，教育学不只是一门学科而是一门统领学科，其他学科都是以它为缘起。^[14]由此可见，传统学科的逻辑起点探寻如此艰难，更何况在现代科学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诸如物理化学、社会物理学等新兴交叉学科。物理化学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在物理方面来探寻，还是在化学方面来探寻呢？倘若每门学科都束缚于必须寻求合理的逻辑起点才能建构科学的理论体系进而确认该学科合理地位的桎梏，那么学科发展就可能陷入无止休的逻辑起点“寻根”而偏离改造世界、推动实践的学科发展本真目标。鉴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逻辑起点的理论体系建构方法是理论体系建构的一种方法，并非是判断理论体系成熟以及学科成立的绝对标尺，因此，研究者无需一味追求逻辑起点的理论体系建构方法。

三、发展性学科标准与高等教育学

科学和学科发展趋势决定传统学科标准需要调整。在继承传统学科标准的基础上，笔者提出发展性学科标准。所谓发展性标准就是指根据科学和学科发展趋势而与之适应调整的学科标准，其特征是发展性、可变性。发展性学科标准的核心指标包括：第一，具有研究对象，即有特定的研究内容和范围；第二，具有研究方法，但研究方法的选择是应根据研究需要和研究对象而确定，无需为方法而方法，更不必执意追求独特的研究方法；第三，具有理论体系，科学理论体系建构需要提高单一理论的科学性，同时需要成熟的理论体系建构方法，但无需执意追求特定的逻辑起点的理论

体系建构方法。对照发展性学科标准，高等教育研究在学理上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即以研究高等教育现象，探索高等教育规律为对象；具有科学的研究方法，如质性方法和实证方法等；具有理论体系，即具有建立在高等教育实践经验上的理论体系，尽管目前它还太成熟。因此，高等教育学在学理上是一门学科，更准确地说，高等教育学目前是一门处于发展中的学科。

根据发展性学科标准，高等教育学科在当前较长一段时间要通过以下几方面来推动学科发展得更为成熟。

一是采用多学科方法进行研究，拓展研究视野，加强研究系统性和整体性。当前，我们已无需再为多学科研究方法是否高等教育独特研究方法而争辩，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运用单一方法认识复杂的高等教育现象和问题往往会导致视野狭窄、认识片面等问题，而运用多学科方法则有利于综合地、多角度、多层面地探索高等教育现象和问题，也符合人的认识从模糊阶段向精确阶段发展的路线。多学科方法不仅是具有哲学成分的方法论，而且是有机组合的多种具体方法。在方法论层面，它涉及到用多种学科的理论框架来观察、研究事物；在具体方法层面，它涉及到各种具体的研究操作方法的选择和组合。总地来说，采用多学科研究方法能够把高等教育作为整体来研究，能够系统、全面、深入地研究高等教育现象以探索高等教育规律，而避免片面、孤立地看待各种高等教育问题和现象。

二是坚持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联系实践，进一步提高理论科学性。科学理论的价值是全面认识未知事物的本质与规律，并推动、指导实践发展。高等教育研究需要形成、建构自己的理论来指导实践，推进高等教育实践发展。高等教育理论形成过程遵循如下步骤：首先，理论来源于实践。高等教育研究研究者应该立足实践，从问题和现象出发。在认识问题和现象的过程中，研究者会形成一些感性认识，要通过思维加工上升为理性认识，促成理论雏形的成型。其次，理论指导实践。高等教育研究者要把理论积极运用于实践，发挥其解释、规范和预测实践的功能，并在实践中不断检验、修正和提高理论的科学性以促进理论发展得更加成熟。通过上述两个步骤，高等教育理论就能在“实践-理论-实践”走向成熟，而成熟的理论则有利于为构建成熟的理论体系打下坚实基础。

三是采用开放、包容的态度，允许多样化的理论体系建构方法。“对于一个不确定的、复杂的世界，应当允许有多种不同解释的同时并存，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只有通过多元化的普遍主义，才有可能把握我们现在和过去一直生活于其间的丰富的社会现实。”^[15]毫无疑问，高等教育是复杂的、多层面的系统，因此必须突破以“原点—单线性”为表征的逻辑起点理论建构方法的桎梏，尝试多样化的理论体系建构方法，从而对高等教育系统进行把握。目前，有研究者提出高等教育理论建构的“球形-多向度”方法，^[16]还有的则提出“网状-非线性”方法等，^[17]这些建构方法都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条条大道通罗马。”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建构还可能有更多的建构方

法。此外，应鼓励多种理论体系构建方法的争鸣、交流和借鉴，因为研究者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情况下可以辨明各种方法的优点和不足，进而不断完善、改进相应方法，并最终形成学术界认同的各种成熟的理论体系建构方法。

注释：

- [1] 上海辞书出版社. 辞海(中)[Z].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2577.
- [2] 陈燮君. 学科学导论[M].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1:229-231.
- [3] 刘仲林. 跨学科学导论[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35-37.
- [4] 瞿葆奎,唐莹. 教育学科学分类:问题与框架[A].//瞿葆奎. 教育学的探究[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1-28.
- [5] 胡建华,等. 高等教育新论[M]. 杭州: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423-434.
- [6] 田虎伟. 混合方法研究——美国教育研究方法的一种新范式[J]. 比较教育研究,2007,(1):12.
- [7] 潘懋元. 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1-24.
- [8] 王建华. 多学科研究与高等教育学科建设[J]. 高等教育研究,2002,(3):87.
- [9] 潘懋元. 加强高等教育学科体系建设[A].//潘懋元著.潘懋元文集(卷二.理论研究上册)[C].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436-438.
- [10] 薛天祥,尹丽. 高深专门知识的教与学活动——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J]. 上海高教研究,1997,(3):10.
- [11] 王洪才. 论高等教育学的逻辑起点[J]. 江苏高教,1997,(2):9-12.
- [12] [13] [15] (美)伊曼纽尔·华勒斯坦,等. 开放社会科学[M]. 刘锋,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49-50,66,64.
- [14] (美)伊曼纽尔·华勒斯坦,等. 学科、知识、权力[M]. 刘健芝,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45.
- [16] 刘小强. 学科建设:元视角的考察——关于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反思[D]. 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118-120.
- [17] 白逸仙. 多学科研究:高等教育理论体系构建之方法[J]. 高等教育研究,2010,(5):49.

作者简介：方泽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卢彩晨

责任校对：卢彩晨
